

## 第一章 夏家一夕變天

京城已是三月，漫天的柳絮紛紛揚揚，靠城郊的一個幽長嘈雜的胡同裡，一戶人家哭鬧打砸的響聲擾個不歇，整條街都驚動了。鄰里拖拽著自家不懂事的孩兒靠著邊角站著，交頭接耳地對門裡指指點點。

裡頭住的是從江南來的一戶夏姓人家，夏家有一子三女，除了長女已嫁人不曾上京，養在身邊的就一子二女，次子夏青山、三女夏花、么女夏曉。

夏家沒有過功名，如今祖墳冒青煙兒才出了這麼一個舉人，見兒子爭氣，去歲年初全家一合計咬牙賣了祖產，歡歡喜喜舉家進京。

夏家的舉人老爺夏青山年少成名，天資聰穎，原以為進了京便會一路高歌猛進，哪知去年秋闈氣運就止於此了。

名落孫山後，夏青山一蹶不振，鬱鬱消沉，整日流連酒肆，接觸了幾個同樣落榜的「知己」，一來二去的又沾上了賭博的惡習。

夏家本只是個小康之家，雖說有點恆產，但也就夠全家老小吃喝開銷，哪禁得住這麼往賭場裡送？夏青山往賭場跑了四五回，把家裡輸了個底朝天。

眼看著夏家風雨飄搖，夏青山還不知錯，舉債又去賭了兩回，這麼一鬧，差點把小命搭進去，好不容易將人撈回來，夏家卻從此永無寧日。

這次來夏家打砸的都是些賭場的人，黑壯的打手堵在夏家院子裡，一左一右架著死狗樣兒的夏青山，佈滿橫肉的臉說話時一顫一顫，凶神惡煞地按著大門不給關，「呸！今兒哥兒幾個要是看不到銀子，你家舉人老爺這雙手就別留了！」

說著，幾人掏出刀作勢就要剝手，嚇得夏家老小瘋狂地撲過來就要攔。

幾個壯漢唬得一愣，反應過來當即怒了，他們只想要錢，不想背上人命官司，夏家這老的小的不要命地往刀口上撞，就是逼他們不給臉！

黑著臉抬腳就一輪踹，夏家老的老弱的弱，差點沒叫他們給踹昏過去。

眼看著夏青山手腕被割出血，歪在地上的夏家人魂都嚇飛了！

夏老漢六十歲的人了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跪在地上，看得外頭的街坊鄰居都於心不忍，他枯槁的手抖了抖，扒拉著壯漢拿刀的手喃喃道：「行行好，求你們行行好！銀子一定會還上的，你們放過我們山子啊……求求你們了！」

「放過？」這麼多銀子，還想放過？菩薩都沒這麼仁慈的！

打手們當即哄笑起來，一個打手用腳尖踢了踢夏老漢，「三千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，你磕個頭說放過就放過？美得你！」

「三、三千兩？」夏老漢膝蓋磨在地上，聞言差點沒被這債務給嚇厥過去，「怎、怎麼會這麼多？前兒個不是才五百兩，這才幾天……」

「這不是你們不還嗎？」打手眉毛一挑，翻了個白眼冷嗤道：「我說夏老頭，這京城可不像你們鄉下，利錢滾著滾著就大了。」

「那也沒這麼滾的！」夏老漢也不是一點見識沒有，氣得直哆嗦，「你們這是明搶！這分明就是欺負人！我們山子可是有文書的舉人，功名在身，你們、你們敢！」兒子讀書習字這些年，夏老漢對律法也不是眼前一抹黑，科舉裡頭的門道他多少知道一點，「告訴你們，別太過分！逼急了，老兒帶著一家老小去敲鳴冤鼓，求

官府給我們主持公道！」

「敲鳴冤鼓？喲！」京兆尹就是他們東家的親家，還擊鼓鳴冤？打手們當即哄然大笑。

夾著人的壯漢趁機搨了一巴掌在夏青山的臉上，頓時臉就腫了老高，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就是官府老爺也管不了！你們要拿不出錢，咱們就是將你們這舉人老爺剝了手，進大牢裡頭去也使得！」

說著，他又踹了一腳，「老子倒是瞧瞧，沾了官司上身，你們家這廢物老爺將來可還能再考科舉！」

夏家老小面面相覷，只覺得遍體生寒，「那你們剝了手也要不到銀子啊！」

「不若、不若給我家點籌錢的時間……」夏老太太臉色煞白，要不是被兩個女兒攙著，站都站不穩，「我們家都是老實人，你們只管放心，我們一定還的！」

「我呸！」黑臉蒜頭鼻的粗壯大漢一腳將夏老漢踹到一邊，張嘴就是一口痰，「你們還得上？三千兩雪花銀啊，妳以為是三兩？我呸！窮得三百文都掏不出來，老子就是把你們家拆了都還不上！」

「大爺啊！」夏老太太憋了半天，忍不住嚎啕大哭，推開攔住她的夏花夏曉姊妹衝過去跪下，「可你就是把我們山子的手剝了也拿不到銀子啊！你們行行好寬限寬限吧！」

「山子啊！我們山子啊！」皺巴巴的夏老太太佝僂著腰還沒案桌高，腳步不穩，一下子栽在地上起不來。她也顧不得其他，索性就躺在那兒哭，「你們來了這麼多回，該拿的也拿走了，我們家真是什麼都不剩了啊！你、你打死我們吧！」一家子老弱病殘，抱團痛哭。

外頭看著的鄰里唏噓，小聲的聲討起來，「可不是，就是逼死人也不是這麼個逼法！」

這群打手要債都見怪不怪，哪裡還有什麼同情心，嘴一歪，笑道：「誰說你們家沒東西了？」

另一個粗脖子的矮胖漢子踢了一腳閉著眼不動的夏青山，暗暗啐了一口沒種，轉頭淫邪地打量起夏花夏曉姊妹，意有所指，「這不是還有兩個如花似玉的閨女？」

「嘖嘖！依老子看……」胖子伸出四根手指頭，衝著夏老漢晃了晃，「就你家這兩個，賣到青樓四千兩不在話下，端看你們家捨不捨得了！」

夏花原本還抱著夏曉哭，聽他這麼一說，驚得眼淚都掉不下來了。

說起來，這夏家也是奇了，吃一樣的粗飯，可一家子人就是生得漂亮，早在鄉里嫁了的夏春什麼樣兒鄰里不清楚，可眼前這夏花夏曉兩姊妹，那真是漂亮得叫人移不開眼，才十六七的年歲，臉嫩得跟春花似的，早惹得外人眼饞心癢了。

話音剛落，倒在地上哭喊的夏老太太驚得跳起來抱住了兩個閨女，「這不行！不行！花兒曉兒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啊，不行，不給！」

夏老漢也差點一口氣背過去，兒子他們寶貝，閨女也是心肝啊！為了兒子就把女兒往火坑裡推，這不是剝他們老倆口的心嗎！

「大爺啊，我閨女都訂親了！」夏老漢強了一輩子沒哭過，為著兩個女兒硬是給

逼出一把老淚，「求你們再寬限寬限吧，等我這屋子典了一準還！」  
還？拿什麼還？

打手們冷笑，「一破屋子，四百兩都當不下來！」說著，幾個人眼色一通，伸手就要去抓夏花夏曉姊妹。

夏花生得柔弱，被夏曉拽著跑還是被人給抓到了，扯著胳膊就往外拖。

夏花被人拖著掙不開，見夏曉還固執地抓著她的手，心中快速思量，一咬牙抬手就打開了夏曉，她自己眨眼間就被拽了出去。

夏家人被這一變故嚇懵了，下一刻反應過來立即將小女兒往裡屋推。

「曉兒啊，曉兒快躲啊！」

夏老太太此時出奇的靈活，匡噹一下關了裡屋門，死死堵著門不放，「蒼天啊！青天白日的搶好人家姑娘，天理難容啊！」

一場鬧劇，最後以三女兒夏花被抓走結束。

惹了一身債的夏青山被丟下了，爛泥一般軟癱在院子裡，半天沒動彈。

夏老漢夏老太太見人終於走了，鬆了一口氣，繃著的心弦一鬆，整個人都軟在了地上，好半天沒能回神。等看熱鬧的鄰里也陸陸續續走了，他們才盯著自家曾經引以為傲的兒子，忍不住恨得心裡滴血。

他們家的花兒啊，貼心的花兒啊，就這麼被人抓走了……

可又能怎麼辦呢？

夏老漢夏老太太抹著淚將兒子抬回屋，心口像大冬天裡灌了風，哇涼哇涼的。

聽到外頭沒動靜了的夏曉從裡屋出來，看著佝僂著腰相互攙扶的父母，心酸得厲害，轉頭再瞧著一片狼藉，沒一塊好地兒，心緒幾番回轉複雜難辨。

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只剩夏老太太壓抑的抽泣聲。

夏曉最聽不得這個，歎了口氣，抬腳去後廚給兩老煮些茶水壓驚。

看著水氣汨汨往上冒，發著呆，夏曉心裡不禁悲從中來，上輩子孤身一人打拚卻過勞猝死，穿越到了這個幸福的殷實之家，父母慈愛，姊妹親暱，兄弟爭氣，哪想到這樣的好日子卻是兩年都沒享足。

唉！

柔聲安撫好了兩老，夏曉端了盆熱水，坐在床邊給夏青山擦臉。

說起來也談不上恨誰，這兩年吧，夏曉也是把這便宜哥哥的聰慧看在眼裡，這明明就是個少年天才，聽說做的文章連當今大儒都誇過好的，怎麼才考一回秋闈就失心瘋了呢？瞥了眼躺著丟了魂的兄長，夏曉暗歎，國考害死人啊！

這朝代跟她認知中的都不同，科舉制度也有差別，像是這裡的鄉試考完就是進士，而非舉人了，這也是夏青山如此重視的原因。

悲苦的一天囫圇地過了，被拽走的夏花是要不回來了。

夏老漢求爺爺告奶奶的拜託了小半個月，終於打聽到了三女兒的音訊，可得到的卻是夏花已經被賣入青樓的消息，回來後便一病不起。

這夏家本就是風雨飄搖，賭債抵了一個夏花，夏老漢的醫藥費卻是再沒錢付了。

夏曉攙著顛巍巍的夏老太太，看著床上枯槁的男人，忍不住眼淚撲簌簌地落下，

雖說才給夏老漢當兩年的女兒，她卻是享受了兩輩子都沒得過的父愛，再沒有比這個更叫她割捨不下的了。

夏老漢躺在床上進氣少出氣多的，而夏老太太差點也沒倒下，夏青山還在失魂落魄，整個家就夏曉一個人撐著。

饒是她再能幹再獨立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，也不過就是個未出閣的姑娘家，賭場的人來鬧的當日，她這一張招惹麻煩的臉也被外人看了去，連日來瞧著夏家沒了頂梁柱，什麼髒的臭的都要往她跟前湊。

苦撐了半個月，她要撐不下去了……

攙著老大夫的胳膊準備送他出去，夏曉將自己僅剩的那點錢，趁機全塞給他當夏老漢的藥錢。

老大夫歎了口氣，伸手接了。診金他可以免，藥錢卻得給人家藥農的，「知曉妳家中困難，妳爹這病啊，要用老參富養，沒個百把兩治不下來……這往後啊，妳多盡些孝吧。」

拍了拍夏家姑娘的胳膊，叫她莫再送了。

送了人出門，老大夫的話像一桶冰水將夏曉從頭澆到腳，從心底兒直冒寒氣。一轉頭，見身體還虛著的夏老太太木著一張臉坐在門檻上，心裡一驚，夏曉趕緊過去攙她，可夏老太太歪在門上就不動彈了。

「娘？娘您怎麼出來了？」

夏曉生怕老大夫的話被夏老太太聽去了受不住，半拉半哄，「身子還沒好利索呢，您快回去歇著啊，剩下的事兒我來就好了，您快回去躺下。」

夏老太太的臉煞白煞白的，手軟腳軟地站不起來，仰頭看著女兒，哭都哭不出來，「妳爹、妳爹是不是沒得治了？」

話還是被聽進去了。

夏曉別開眼，不知道怎麼說，家裡現在這個情況禁不起雪上加霜，她真不敢跟母親說實話，手指掐著手心肉，她勉強地笑道：「娘說什麼呢！爹好著呢，哪兒就沒得治了？」

「妳別哄娘……」皺巴巴的嘴顫抖著，夏老太太嗓子啞得說話都聽不清，「娘都聽見了，妳爹怕是不好了吧……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

夏曉的眼眶也紅了，不想叫夏老太太難過，齜著牙強撐著嘻皮笑臉，「不就差些銀子嗎，等女兒的活計做起來，保准爹陪您活到九十九！」

往日夏老太太被小女兒一哄就笑，此時真笑不出來，「那要多少銀子？妳告訴娘要多少銀子？」

夏曉不敢看夏老太太的臉，扭過頭咕嚕，「沒、沒多少，我能想到辦法的，您放下心。」

夏老太太不信，執拗地要小女兒說真話。

夏曉怕頂不住，抿著嘴，彎腰抱起夏老太太就往屋裡軟軟地推。這一抱，摸到一把嶙峋的骨頭，眼淚都要掉下來。

哎喲喂……虧得她風裡來火裡去練就一顆石頭心，這一年她都哭多少回了！

夏家老倆口，真是叫人心疼！

「娘您信不信我？」

夏曉將夏老太太安置在床，又替她掖好了被角，隔著被子拍拍她，「娘您放心，女兒什麼時候說過胡話？沒事的，您放心，快些睡吧，銀子的事兒您別管，女兒有辦法的。」

夏老太太哪裡不清楚家裡情況，不忍心再逼女兒，曉得家裡這麼艱難女兒還要分心思哄她，心裡又酸又麻，聽話地閉了眼睛。

哄睡了夏老太太，夏曉牽著的嘴角就耷拉下來。

話是說的容易，上下嘴皮子一搭就出來了，做起來那就難了。

說起生錢的事兒，擱在現代社會，夏曉自然是沒在怕的，可如今她身處在出個門都要被人指點說不安分的封建社會，就是會再多商業道兒，她也沒處使。

想了想，她去後廚熄了灶火，關了門去西街。

西街是京城的繁華地兒，不少商人富戶在此落戶。

此時已過晌午，街道兩邊的商家鱗次櫛比，處處客滿盈樓，街頭人來人往的，叫賣聲、喊話聲不絕於耳，馬車川流不息，食物香氣四溢，好不熱鬧。

夏曉有自知之明，低低地埋著臉，謹慎地避著人走。

說起來，上輩子夏曉的本職是編曲。

雖說娛樂圈裡好多炙手可熱的歌都經過她手，妥妥一個金牌編曲師，奈何這輩子除非自降身分去當賤籍賣唱，否則這只算個廢物技能。

夏曉悶著頭來回思量，人走到街角，拐了個彎兒就進了一家幽靜的院子。

這小院子，是錦繡坊老闆娘的私人小院。

錦繡坊的老闆娘名叫林芳娘，別看是個女子，厲害起來是一點不輸爺們，如今四十幾的年歲，在京城裡頭有著不小的名聲。

夏曉不清楚她什麼名聲地位，只知道她經營的這家錦繡坊，連宮裡的長公主都青睞有加。

「夏四姑娘怎麼來了？」

四十好幾的女人高額雲鬢，皮膚保養得十分好，風韻猶存。

纖纖素手執起一壺熱茶，斟滿夏曉眼前的玉杯，一雙銳利的眼斜著看人的時候，犀利又不會很唐突，「特地來找我，可是想通了？」

夏曉坐在石桌對面，端起茶水慢慢地抿了一口。

「若不想通，那便沒法子再想。」

得人生恩，看顧人父母，天經地義。

夏曉這兩年受夏家夫婦的慈愛呵護，即便沒有占了人家閨女身子，光當人家閨女兩年的情分，她也輕易割捨不得。

夏家眼看著就要家破人亡了，為著夏家夫婦，她就算前面再無路可走，也得給老

倆口謀出一條生路來。

「哦？」夏家的情況，其實林芳娘早就聽說了。

到底是商人本性，她同情歸同情，心裡卻著實鬆了一口氣。

不過，要不是上頭叫她辦事，逼好人家姑娘委身這事兒林芳娘也做不出來，「夏四姑娘若是想通了，三天後就隨我去吧。」

「對了，這事兒若是成了……」

畢竟是個生意人，就怕往後掰扯不清，林芳娘一早跟夏曉說清楚，「我幫夏四姑娘安撫好家人，夏四姑娘只管做妳該做的，往後要是一個不慎出了什麼岔子，與我無關。」

夏曉打量著眼前這精明的女人，心裡還是有幾分澀然。

事情還是要從錦繡坊說起，始末是這樣的——

一個月前，夏曉陪著三姊夏花去給錦繡坊送繡品，恰恰好碰上了來視察的林芳娘。林芳娘一看這燦若嬌花的姊妹倆，著實被兩人的姿色給晃了眼，回去後幾番思量，連夜派了人就打探了兩姊妹的家世。

等兩人再次登門的時候，直接叫婆子客氣地請去了後院。

林芳娘是個爽利人，也或許對上的是兩個不諳世事的姑娘家她不屑掩藏目的，張口就跟兩姊妹說了。

夏家雖說敗了，姑娘家卻也自小養得精心，夏花一聽林芳娘提出這種要求，哪裡還繃得住，當即氣紅了眼。

倒是夏曉一副事不關己看熱鬧的興味勁兒，叫林芳娘給惦記上了。

夏花指望不上，夏曉不是沒說話嗎？

不死心的林芳娘後來好幾番勸說，也許了極重的報酬，卻一直沒談妥，但如今……

「說起來，京城的美人不知凡幾……」活都活不下去了，哪裡還管什麼節操，「我自認不是那『貌美之最』，林老闆為何偏就認定了我？」

「自然是妳的性子對了胃口。」送好人家姑娘去做外室的事兒說出去要天打雷劈的，林芳娘自己也是女子，事情沒成還好，現在成了，她也免不了心中不好受。垂下眼掩飾住眼裡的複雜，她端著玉杯輕嗅著，「臨送夏四姑娘過去之前，給妳句忠告。」

夏曉道：「請說。」

「往後不論遇著什麼事兒，夏四姑娘還請看開些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哪有什麼意思。」一口飲盡了茶水，林芳娘硬下心腸，「我是個生意人，性子使然，萬事好壞都得考慮周全。」

長歎了口氣，她不願多說以免節外生枝，只點到即止，「原本叫妳做的這事兒就不厚道，芳娘也是女子，在這兒掏心窩子地提醒一句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林芳娘道：「那人家裡有極貴的貴女，妳要懂事。」

「別這樣看我，妳是我送去的，妳要是真出了事兒，我良心也難安。」說著，她

斜睨了一眼夏曉，「不過我瞧妳的性子不像挺不住的……罷了，我就交代一句，圖個心安。」

夏曉無言了下來，然後開口，「林老闆的這份篤定……實在叫人心驚膽戰！」她大約明白林芳娘對她執著的原因了，不過她有點哭笑不得，才見過她幾回，能看出什麼啊？

林芳娘提壺又斟了一杯茶推給夏曉，噗嗤一下笑了，「心驚膽戰什麼？我一沒叫妳簽身契，二沒叫妳畫押，夏四姑娘有何好怕的？」

「不用我的身契文書？」

林芳娘眸子一閃，低頭掩下眼裡的複雜，點了點頭。

夏曉眉心一皺，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古代妾室不是都要在官府登記？良妾就不說了，不是說連賤妾都要有文書？怎麼好像與她預想的不一樣？

難道不是叫她去當小妾，去竊取商業機密？林芳娘一直沒明說，夏曉只能胡亂猜測，「妳不是叫我去當小，那我去做什麼？」

林芳娘臉上又片刻的僵硬，當著夏曉的面兒，「外室」這兩個字她實在說不出口，只模糊地道：「旁的莫管，一切聽我安排就是。」

說著，林芳娘憶起宮裡那位的吩咐，又抬頭瞥了眼對面那明眸皓齒的姑娘家，心情更加複雜了。

哎喲！這都什麼事兒啊！

按下心中煩躁，她板著臉又道：「夏四姑娘請放心，妳家裡的事兒保准安排的妥妥當當，妳那病弱的老父老母，只管交給我來照看。」

夏曉看著林芳娘，腦子裡快速回憶起古代男人不需文書的女人有哪幾種，然而細算下來，沒有哪種能稱得上個「好」字。

不管什麼，總比被賣去青樓好，對吧？

夏曉苦哈哈地想。

左右都答應了也沒得反悔，她直愣愣地盯著桌上茶壺，半天才輕輕嗯了聲，「林老闆放心，我說到就會做到。」

## 第二章 小院的主人

三日後，夏曉穿著一身桃粉，顛顛地被一抬小轎抬進了一處三進的小院。

悄悄掀了窗簾瞄瞄庭院，見院子裡靜悄悄的，只有三兩個一身簇新的僕從站在走廊上正看向她這邊，看神情還頗為倨傲。

那一瞬，夏曉對自己的身分了然了——哦，她是外室。

小轎穿過弄堂便抬往後院，落地的時候，夏曉的腳都是飄的。

剛下了小轎就有個丫鬟過來攙她，夏曉一沒蓋蓋頭二沒腿軟，覺得不習慣就拒了她。

那丫鬟順勢就收了手，亦步亦趨地跟在夏曉身邊，一邊走一邊輕聲道：「姑娘請隨奴婢這邊走，姜嬈嬈在主屋等著您。」

姜嬈嬈？

夏曉眼一動，猜想這人大約是這院子的掌事嬤嬤，於是低眉順眼地應了聲，抬腳隨丫鬟進了屋。

進了主屋，果然見一個身著墨綠色襖子的嬤嬤立在屋子正中間。

五十歲左右的年紀，白白胖胖的，平常的五官，面上十分白淨，一頭花白的頭髮梳得很整齊，肅著臉立在那兒，背脊挺得筆直。

她瞧見夏曉進來，目光不著痕跡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胸臀，眼裡快速閃過了滿意。

「見過夏姑娘。」姜嬤嬤雙手交疊放在腹部，低頭給夏曉行了個屈膝禮，「老奴夫家姓姜，姑娘只管稱姜嬤嬤就是。」

一舉一動，十分的有儀態。

夏曉心裡小小吃驚了下，一個下人都這般氣度，她不禁好奇起收她之人到底是個什麼身分，「嬤嬤多禮了。」

夏曉不是蠢人，立即打起精神應付，她學著電視劇裡的女人，笑不露齒，朝姜嬤嬤輕彎了嘴角笑了笑，上前兩步，扶了姜嬤嬤手一把，客氣道：「夏曉初來乍到的，許多事兒不清楚，往後還麻煩嬤嬤妳多加看顧。」

姜嬤嬤的眼睛一直在夏曉臉上轉，聞言也笑了。

原以為從小門小戶找來的姑娘上不得檯面，送來伺候會委屈了他們世子爺，現下一瞧夏曉本人，見她姿色難得不說，還胸大臀翹，一看就是個好福氣的。這姑娘年歲不大，跟自己說話時眉目舒朗，沒有半點忸怩畏縮之氣，頓時眼裡的笑意又深了深。

「姑娘言重了。」她笑著推開緊跟著的丫鬟，自己親自送夏曉進內室。

「林老闆都與老奴說了，夏姑娘家裡的事兒她早已安排妥當。」姜嬤嬤走在夏曉身側，跟她敘話，「請姑娘不必擔憂，往後就安心服侍爺。」

最後一句，加重了語氣。

夏曉倒是有心想問一下怎麼安排的，可一看姜嬤嬤這意思，她也明白，就是叫她跟了他們爺後，別太惦記著娘家人。

夏曉想著自己臨走之前夏老漢已能坐起身了，也只能將問話壓下，笑道：「那真是太感謝林老闆了！只要爹娘安好，我的心願也就了了。」

姜嬤嬤也是笑答，「理當如此。」

幾步路的功夫，她向夏曉交代了好些那位爺的生活習性，見夏曉一一應著，說話口齒伶俐，鸚哥兒似的嗓音十分悅耳，當即就更滿意了。

「姑娘是先用膳還是先沐浴？現在才申時三刻，爺許是要夜裡才能來。」

剛剛才洗洗刷刷被抬進來的夏曉看了她一眼，心裡默默告訴自己，做一行愛一行。她轉頭朝姜嬤嬤微笑，「先用膳吧。」

姜嬤嬤一想也是，現在沐浴了，到了晚間定還要再梳洗一番，於是朝夏曉行了個禮，帶其他人下去準備膳食了

姜嬤嬤也算貼心，怕夏曉一個人待著悶得慌，便留了一個丫鬟服侍，剛好是方才要攙夏曉進屋的那個。

屋子裡的人都走了，夏曉才鬆了口氣，坐在床榻上打量起屋裡的擺設來。

房間各處擺了青翠的盆景，打理得十分雅致，地板是木質的，擦拭得十分乾淨，上頭鋪著一整塊深棕色織花圖案的氈墊，從門口一直鋪到了內室。

夏曉仔細看了看，沒看出織得什麼花兒，只覺得十分高級。

正對面的牆上是一排窗櫺，窗櫺邊掛著輕薄的紗幔，此時窗櫺整排大開，徐徐的風穿過紗幔，吹得薄紗輕輕擺動。

床榻左手邊靠牆是一面書櫥，擺了滿滿的書，書櫥前是一方跪坐式的書案，上面還擺著幾本攤開的書。

夏曉恍然間意識到，這不像個新騰出來的屋子，「那個……」

守在內室門口的丫鬟聽到她的聲音，立即走了進來，「姑娘，奴婢綠蕊。」

「哦，綠蕊，這個屋子……」

夏曉意識到這屋子有人住，才注意到床幔上瀰漫的那股若隱若現的清冽竹香，心裡有點尷尬，想站起來吧，一想到她被送來的原因，又只能把屁股給坐穩當了。

她舔了舔唇，「那個綠蕊，妳可以跟我說說這院子的情況嗎？」

坐以待斃不是她的風格，雖然現在只能坐以待斃。

綠蕊看著眼前從容得不像從小戶人家出來的姑娘，想著這位往後就是她的主子，也沒什麼好隱瞞的，張口便把她知道的都說了。

夏曉專心地聽著，若有所思。

那位爺果然是個已婚的，不過呢，跟妻子的感情不睦，為什麼不睦不知道，但似乎是女主子的原因，所以一個月裡，男主子有十多天都是要出來小住的。

而這院子是那位男主子的私產，清靜無人打擾，他最常住這兒。

至於方才的姜嬾嬾，則是這兒的掌事，據說是那位爺的奶嬾嬾，在主子面前很有幾分臉面，如今是年歲大了，家裡也沒什麼親人，就送來這兒榮養。

姜嬾嬾說的話，在這小院裡十分有威懾力。

夏曉在娛樂圈混了多年，話外音哪裡聽不出來，抬頭瞄了瞄綠蕊一臉嚴肅的神情，她領了綠蕊的好意，以後會多用點心，跟姜嬾嬾打好關係。

雖說這裡只是別院，準備的膳食也十分講究，一桌子精細菜餚，夏曉真正用完膳都酉時一刻了。

下人們收了餐盤，姜嬾嬾見碗盤空了大半，看著坐在椅子上就不動彈的夏曉，笑咪咪的。吃得多好啊！姑娘家就要養得好！

「姑娘若是撐了，叫綠蕊陪您出去消消食，院子裡的景兒是爺親自佈置的，清幽雅致著呢。」

夏曉摸摸肚子，點了點頭。

這些日子夏家夫婦相繼病倒，夏花又被抓去了那等場所，她哪裡還有胃口吃喝，這不是林芳娘將她家裡人安頓妥帖了，心裡少了顧慮才開了胃口，一不小心吃的有點多。

當然，這裡的飯菜好吃也是原因。

消了食回來，姜嬷嬷就安排沐浴。

夏曉由著丫鬟們又搓又洗還熏香，收拾妥當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。

屋子裡的燕盞燈全都灌滿了燈油，案桌上還擺著燭盞，走廊上的燈籠也全都點上了，照得小院燈火通明，姜嬷嬷望著燭火下眉目如畫的姑娘，滿意地領著下人們離開了，連綠蕊也沒留下，只剩夏曉一個人坐在床榻上等。

臨走之前，姜嬷嬷特地交代夏曉那位爺愛潔，行動間注意點，莫不懂事犯了他的忌諱。

夏曉點頭應了。

等人都離開了，她才無聊地起身去書櫥那邊看看，整整一面牆的書，字體都差不多，看得人頭昏眼花。

夏曉看了一會兒，放棄從上面找閒書看，低頭去看書案上攤著的兩本書，隨手撿了其中一本拿起來，是本身山川遊記。

說起來，夏曉來了這個世界兩年，出門的機會少之又少，又因為容貌易惹禍，別說瞭解這個世界的律法民風了，她就是連京城的全貌都沒看全過。

想著總不會永遠縮在後院，夏曉對遊記起了興趣，坐下便翻看了起來。

窗榻的帷幔被夜風吹拂著上下輕搖著，屋裡的燭光搖擺不定，四周靜悄悄的。夏曉一不留神，看入了迷。

許久之後，直到門扉發出吱呀一聲響，她才猛然驚醒般抬起了頭。

半闔的門扉旁，立著一個修長高大的身影。

屋內的火光輕輕搖曳著，只見那人頭束著白玉冠，一身細滑的銀白廣袖常服，袍子就袖口繡了點青竹紋樣，並無多餘點綴，腰間束著玉帶，整個人如修竹般挺拔而安靜地立在燭光裡，彷彿瑩瑩地發著光，越發地面如冠玉。

夏曉看清他的人時，驚得失聲。

那一瞬，她腦子裡快速地閃過一句話——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夏曉這個上輩子混了一輩子娛樂圈的人，見過美男無數，卻第一次明白了成語中的「芝蘭玉樹」到底是什麼樣。

周斯年瞥了案桌邊的女人一眼，轉身輕輕將門闔上，袖子因他抬手而滑了下來，露出一隻猶如最好的白玉雕刻的修長大手。

不等夏曉再細看，他邁開長腿，已然走到她的跟前。

這人的影子完全籠罩在她身上，夏曉仰起臉，這才驚覺他竟生得這般高大，清雋俊逸的眉眼，皮膚白皙細膩不見一點毛孔，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張薄薄的唇。

一舉一動從容而優雅，有種刻在骨子裡的清雅無雙。

夏曉有種天上掉餡餅的飄飄然，「爺？」

周斯年看她手上拿著他的遊記，眼裡快速閃過一絲不悅。

他不喜歡旁人碰他的東西。

夏曉全部的心神都被眼前的美色給吸引，根本沒注意到。

此時，她正捏著書本絞盡腦汁地找話題，奈何第一次見面，她根本不知道說些什麼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，「你要喝茶嗎？」

周斯年有些意外，因為他新得的外室一雙漂亮的眼兒，異常坦蕩地看著他。窗櫺外的風繼續吹，院子裡清甜的草香被風送進裡屋，他低垂著眼靜靜打量著眼前的姑娘，見她坐姿鬆散，腰背卻挺得筆直。

這姑娘瞧著才十六七歲的年紀，生得瓊鼻秀目、朱唇雪膚，燭火下瞧著瑩瑩如玉，倒是個極可心的長相。

周斯年斂下了眉目中的不悅，淡淡道：「妳叫什麼？」

清潤悅耳的男聲如玉石相擊，如電般穿過人耳，夏曉眨巴了下眼，覺得耳朵裡有些麻癢，揪著書的手一鬆，那遊記啪嗒一聲砸在了書案上。

見狀，她當即略局促地站起了身，這一抬頭，夏曉才捕捉到周斯年眼裡的不悅。撓了撓鼻梁，她擺了擺自己的手，乾巴巴地打招呼，「那個，你好呀，我叫夏曉。」白嫩嫩的手半縮在袖子裡，周斯年沉默地看著，她動作間胳膊離身體很開，舉止有種奇怪的感覺。

周斯年身量很高，夏曉站在他的面前只到他的胸口，他垂眸上下打量了她兩眼，半晌點了點頭，表示他知道了。

至少夏曉在外貌上，周斯年是滿意的。

「倒杯茶放那兒。」淡淡丟下一句，他沒再看夏曉，轉身去了屏風後頭。

夏曉哦了一聲，低頭瞄了眼書案上攤著的遊記，想著方才捕捉到周斯年一閃而逝的不悅眼神，大概明瞭這位爺不太喜歡她亂動他的書本。

暗暗聳了聳肩，不動就不動，她又不喜歡看書。

主屋的這內室約有四十坪，東西擺放的不多，十分寬敞，最靠西南角的地方，有個三面屏風隔出來的裡間。

既然主人不喜，夏曉識趣地離開了案桌邊。

身上的裙衫有些長，走動間不太方便，夏曉穿慣了短衫，此時為了不惹裡頭那位爺心煩，拎著衣襬，輕手輕腳地到窗櫺邊的軟榻上坐下。

姜嬾嬾等人知道周斯年的規矩，世子爺自小愛潔，總嫌丫鬟身上不乾淨，洗漱時從不假他人之手，所以專門隔了盥洗的地方，常年掐著點兒備熱水，供主子自己洗漱。

此時，周斯年靜靜地在屏風後頭梳洗。

夏曉聽裡頭傳出的水聲，乾巴巴地瞪著眼，很後知後覺地燒紅了臉。

既然決定了要來，意味著什麼夏曉心裡很清楚，也就沒臉再講什麼節操。

上輩子混娛樂圈混到那個境界，圈子裡她什麼沒見過，加之本身也不是什麼清純小白花，交過一隻手數得上的男朋友，也包養過小鮮肉，她在男女之事上很看得開。

於是，她聽話地給周斯年倒了一杯茶，老實坐在榻上等他。

周斯年脫了外袍，就著中衣走出屏風。

一見他出來，夏曉滿腦子的走神瞬間被拉回來，一雙眼直勾勾地盯著人看，她就不明白了，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好看的人啊！難道古代的水土比較養人？

胡思亂想著，夏曉感覺到男人走到她身邊，下意識把屁股往旁邊挪了挪，空出了

一個地兒。

周斯年，「……」

「爺？」夏曉覺得以自己的身分，該表現的溫柔體貼點，「您喝茶。」

說著她舉起剛倒的茶，遞到周斯年跟前。

睨了眼快遞到他肚子上的杯子，周斯年默默退後了一小步，然而奉茶卻單手捏杯子的姑娘睜著大眼，沒半點自身禮儀不佳的羞愧。

周斯年心裡突然有了種十分奇異的感受，他長這麼大還沒被人這麼奉過茶，且奉得還是快涼的茶。

默了默，他抬手接過了杯子。

畢竟是小門戶出身的女子，他不能以大家閨秀的舉止來要求。

夏曉眼睜睜看著他把她遞上去的杯子又放回桌上，裡頭的茶一點沒動過，當即明白自己這是又被嫌棄了。

……嫌棄就嫌棄吧，誰稀罕！

左右夏曉不是個愛糾結的人，人家不需要她伺候，她不伺候不就得了。反正她來這兒也沒打算長久發展，古代外室沒文書沒聘的，只要本身不是賤籍賣身，她就是跑了也不會出人命，等哪天這位爺膩了她，她存好足夠的盤纏，一準跑路。

抱著這種心思，夏曉盯著周斯年的眼神是越來越亮。

被這麼直白的眼神盯著，周斯年邁開的腳步滯了滯，有稍許的不習慣。

頓了頓，他淡道：「夜深了，歇息吧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夏曉動了動腿，準備從軟榻上下來，誰知才一抬頭，那位爺已經出現在她的身邊。

高大的男人逆著光，影子被搖曳的燭火拉得老長，立在夏曉跟前，兜頭兜臉地籠罩在她身上。

周斯年看著夏曉，在她一臉懵懂時，突然傾下身將她打橫抱起，然後丟到了床榻之上。

夏曉，「……」

### 第三章 美人如玉

風吹過紗幔，薄薄的紗幔被攪得張牙舞爪般，三月的風還有絲絲的涼意與凜冽，其中一扇窗榻上的撐桿支撐了許久，被突然的一陣風帶倒，啪嗒一聲滑落下來，砰的關上了，曼舞的紗幔也幽幽停下，燭火通明的內室，氣氛卻漸漸曖昧起來。夏曉在床榻上滾了一圈，身上鬆散的衣衫領口開了些，露出內衫裡頭雪白一樣的肌膚，黑色的髮絲也亂了，簪子鬆垮垮地綴著，沒一會兒就掉落下來，她滿頭順滑的髮絲，如潑墨般瞬間鋪灑在了床榻上。

周斯年看著這一切，眸色幽暗了下來，修長的手指搭在中衣的邊緣，他站在床下，十分俐落地將身上的衣裳給扯開。

沒想到這位爺看著清瘦，脫了衣裳，身材卻意外地驚豔，除卻一身皮膚是世家公子哥的白皙而不是性感的古銅色，他渾身緊實有力又不顯誇張的肌肉，奪人目光。夏曉剛想讚歎，轉頭又想起，古代世家公子很講究君子六藝，這位爺看樣子就是

世家出身，身材這樣也實屬正常。

周斯年將中衣搭在屏風上，轉頭見他的外室正目光灼灼地盯著他看，忍不住又皺起了眉。

待字閨中的姑娘家第一次見男子身體，怎麼這個反應？

念頭一閃而過，他轉頭就將此拋到腦後，穿著褻褲翻身上榻。

夏曉自覺地往床裡頭縮，給他騰地兒，一邊縮一邊想著該說個什麼話題，畢竟兩個人第一次見面，辦事之前多少應該交流交流，否則直奔主題就太過尷尬了。然而，占據了大半張床的這位只顧看著縮向床腳的女人，卻是連嘴都懶得張，上榻之後二話不說，直接將她壓倒。

夏曉小小掙扎了下，「那個，爺啊，可否先聽小女子說幾句？」

周斯年不理她，單手捉住她兩隻手，幽沉的目光有些薄涼，直直鎖定了夏曉的衣領之內。

「小女子名叫夏曉，年十七歲……啊！」

她話沒說完，便被周斯年給拖到了身下，本就鬆散的領口也因為他突然的動作被拉扯得更開。

很顯然，夏曉的本錢很足，即使被居高臨下地看，僅有半邊的光照著，也看得出她的肌膚白皙透明，白嫩嫩的頸間繫著一根緋色的帶子，緊繃繃兜著的胸口被擠出了一道隱約的溝壑。

周斯年沉靜的目光流連著，漸漸放肆了起來。

這溫香軟玉的溝壑上面，是一對生得極漂亮的鎖骨，接著是纖長的脖頸，有一縷髮絲不慎鑽進衣服裡，更襯得她一身肌膚白得毫無瑕疵。

處處精緻，處處勾人。

所以，周斯年低頭下口了。

嬌小的身軀被高大的男人牢牢罩在了身子底下，夏曉被他壓著，衣裳全緊巴巴地裹在身上，束縛的要死，鼓囊囊的胸口被迫緊貼著男人，抵得她有些疼。

這位爺的胸硬得像石頭，身子十分沉，火熱的鼻息噴灑在她脖頸之間，男人自帶的清冽氣息卻彌漫了開來。

夏曉氣死了，這麼壓著她，她都快喘不過氣來了！

「那個……爺……」剛想伸手推開，話還沒說出口就感覺脖子處落下一點濕潤，她身子一僵，肌膚瞬間爬上了細細的雞皮疙瘩。

周斯年還牢牢扣著她腰肢，幾番快速試探後，直接吮了上來。

夏曉的脖子又麻又疼，有些不舒服，腿也被壓著，心裡憋屈得要死，這都是什麼人啊！

周斯年低著頭，抬手扯落了髮帶，墨髮流水般散下來灑落在枕間，鋪滿了床榻。

嬌嫩少女清新的甜香撲了滿鼻，很好聞，他的眸色頓時更黑沉了。

手撚了撚少女的耳垂，又撫了她纖細的脖頸，有種滑膩的感覺，他緩緩地在細膩的肌膚上蹭，自然地一點一點往下……

濃長的眼睫顫了顫，周斯年微微抬些頭，看著少女頭髮鋪灑在錦被上，越看越嬌，

方才那不染凡塵的眸子，已然黑沉如深淵。

他抿著唇神色很淡，臉頰卻染了些紅，看了眼身下這兩頰泛紅、眸子像被洗過的女子，心下暗嘆倒是給他選了個好的，真是用心了！

也不知是憤恨還是美色所致，他勾了下嘴角就繼續起來。

夏曉唔了一聲，呼吸全亂了。

周斯年看著她，視線極冷，呼吸卻是極熱。

夏曉心口怦怦跳，曖昧的氣氛一觸即發，她抖著唇平靜的思緒模糊了起來，迷迷糊糊的想，必須要反抗！

腦子一熱，她攀著周斯年肩膀的手就順著他背脊緩緩遊走，引得周斯年背脊越來越僵直，她張著嘴喘息，在周斯年猝不及防之下翻了身。

周斯年倒吸一口涼氣，背脊繃了起來，吃驚地看向她，對上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，裡頭染著些許迷濛之色，但更多的卻是無聲的挑釁。

清淡的俊臉上快速閃過一絲諷刺，他垂下眼，狹長的眸子瞳色幽深，單手制住她，重新壓回身下。

夏曉氣得要死，她雖是來當外室，但他娘的她又沒簽賣身契！

腦子一熱，她齜著小銀牙就狠狠一口咬下去。

周斯年一滯，頓了頓，更是不留情面！

半晌，她攀著周斯年的肩膀，感覺十分不好受，哆哆嗦嗦的心裡憋著氣，抿嘴往後退，然而到後來夏曉的氣全忘了。

她一顫一顫的，抖著胳膊環住周斯年的脖子，想著反正都到這個地步，再沒什麼好矯情的了，在中心小小唾棄了自己一下便放任自流了。

清涼的風穿過擺動的紗幔吹進屋內，並沒有送進來一絲涼爽之意，昏黃的燈火因著清風也搖曳著，窗外的蟲鳴聲叫囂個不停，卻遮掩不住內室男女纏綿的聲音。

許久之後，燈盞中燈芯發出劈啪一聲響，夜漸漸深了，遮得嚴實的床帳中交纏的兩人，卻久久未歇。

姜嬾嬾站在門前，聽著屋內不斷飄出來的叫人臉紅心跳的動靜，拎著的一顆心總算是放下了。世子爺這回不委屈自己，比什麼都好。

她轉過身，眼裡明顯染上了喜色，笑咪咪地擺手叫送水的丫鬟全退下。

屋內的響動直到三更天才叫了水，彼時夏曉已經昏睡了過去。

周斯年撫了撫懷裡細滑的身子，狹長的眸子裡黑沉沉一片，半晌，他撿起榻上的一件外裳披上，兀自起身往屏風後頭去了。

姜嬾嬾領著下人們進來，打眼就瞧見了他眉眼裡滿滿的饜足之色，再瞧著床上雷打不動的夏曉，眼裡的喜悅藏都藏不住。四五年沒伺候過人的她親自擰了帕子，輕手輕腳地給昏睡的夏曉擦洗了起來。

下人們手腳麻利，收拾好時周斯年還在裏頭梳洗。

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只聽見嘩啦嘩啦的水聲。

姜嬾嬾為夏曉攏好了衣裳，那邊又換了新床鋪，她扭頭瞧著睡得眼睛睜都不睜一下的夏曉，心裡有點犯了難。她是很清楚世子爺的習慣的，從小到大，他們世子

爺慣不會與人同寢，這夏姑娘第一回來，要不要叫醒了出去？

心裡琢磨了半天，屏風那邊的水聲停了。

姜嬾嬾當下定了決心，甬管規矩不規矩，世子爺嘗了滋味興許改性了呢？

於是她給綠蕊使了個眼色，兩人合力又將夏曉抱回床上，然後一聲不吭的領著丫鬟們退出去。

周斯年轉出了屏風，屋裡已經沒有其他人了。

他習以為常，轉身去倒了杯茶，一連灌了好幾杯，喉嚨裡的乾澀才緩解了許多。酣暢淋漓之後，他現在身心舒暢。

抬眼瞧了眼夜色，快四更天，周斯年放下杯子，他準備睡了。只是人走到床邊，見他那新得的外室正蜷著腿縮在床裡頭，平整的眉心當下就蹙了起來。

周斯年有些不悅，姜嬾嬾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習慣。

狹長的眸子沉了沉，他靜靜地打量著夏曉，此時她臉朝著床外，睡得熟了，濃長的眼睫跟著呼吸一顫一顫，早前瞧著還略青澀的小臉因方才之事，眉眼已染上了女人的嫵媚之色。

周斯年立在床邊看著，那點不悅的表情又染上了緋色。

這姑娘此時還在他床上，他自然明瞭姜嬾嬾的小心思。

事實上，周斯年確實有不與人同寢的習慣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受，只是自小見多了女人對父親投懷送抱，母親以淚洗面，他一直在這方面很注意。

沉默了半晌，周斯年心裡還是過不去那道坎兒，於是伸著胳膊去推床裡頭死豬一樣的夏曉的肩膀。

誰知那睡糊塗了的姑娘眼皮黏得緊緊的，一點醒來的意思都沒有，被擾得煩了，就皺著眉小手一揮打開他的手，身子一扭翻了個身又繼續睡。

周斯年垂眼看著，眉心皺得更緊了。

想叫姜嬾嬾把人抬走，他斂下眼，直起腰準備去外頭叫人，只是剛要收回放在夏曉肩膀上的手，就見夏曉又一個翻身，猛一把抓住了他，然後迷迷糊糊的把他的胳膊往自己懷裡一拖，死死抱住了。

周斯年身子一僵，要出口的話噎住。

案桌上的蠟燭燒得久了，發出劈啪的細碎聲響，夜越來越深，廊上窸窣窸窣的走動聲也停了，似乎下人們都去歇息了。

周斯年感受胳膊上的溫軟觸感，身下剛歇下沒多久的物件隱隱又有了點抬頭的意思。

捏了捏眉心，他想，罷了……還有什麼好守著的？

動了動胳膊，被抱得太緊了沒抽出來。

周斯年修長的手指動了動，順從心意撚上了手邊的小臉，指腹下是溫熱軟滑的皮膚，他捏的得趣，索性放了矜持，有一搭沒一搭地慢慢撚起夏曉的臉蛋肉玩。

他坐在床邊捏人，眼裡暗沉沉的，似乎想到什麼，一直緊蹙著的眉頭鬆開，慢慢掛起了諷刺的笑。

說起來，他其實對置辦外室是沒什麼興致的。他性子冷淡，清心寡慾的日子過久

了，並不覺得有任何不適。這次若不是知曉這外室的背後，是蕭媛紆尊降貴親自拿的主意，他周斯年許是還守著那點堅持。

現在想想，既然人家都不當一回事，他又何必跟自己過不去？

周斯年嗤笑一聲，更覺得自己可笑，左右人都置辦進了院子，故意撇清也沒意思，他索性踢了鞋子上榻，被人抱著的手臂也不抽了，手臂一環摟著懷裡人就沉沉睡了。

第二日醒來，床上只有夏曉一個人，身邊的被子已經涼了。

夏曉眯著眼打量了一圈周圍，神情懵懵然，一副不知今夕是何夕的迷糊樣兒。

一旁的綠蕊見狀，擰了張濕帕子替她擦臉。

夏曉一抖，醒了，「……綠蕊？」

「是，姑娘。」綠蕊輕手輕腳地擦著她的臉頰，輕聲細語的，「姑娘可是餓了？廚房那邊問了幾趟，姑娘要不起來用早膳？」

夏曉混沌的大腦被剛才綠蕊的那一下給弄清醒了，神智一回歸，頓時就感受到肚子裡咕嚕咕嚕的響動。

到這個世界兩年多，她也沒習慣被人伺候，勉強由著綠蕊擦完，夏曉掀了被子要往床下走，只是腳剛一著地，竟腿軟得差點沒栽個大跟頭。

剛進門的姜嬷嬷看得一愣，剛要問怎麼了，就見將將要栽倒的夏曉雙腿那麼靈活一岔，瞬間又站穩了，一岔一站的，動作利索的不行。

姜嬷嬷眨了眨眼回過神，一雙眼珠子在夏曉那細軟的身段上來回地掃，慢慢又添了點曖昧的味道。

夏曉心中尷尬，當著一大群人的面兒腿軟得起不來什麼的，饒是她臉皮再厚也有點耳熱。

「姑娘醒了？」姜嬷嬷笑咪咪的囑咐了丫鬟去擺膳，掛著滿臉的褶子往內室走來，「爺一早起了，現下在院子裡練劍呢，姑娘抓緊起來用早膳。」

態度較之昨日兩人剛見，和藹了兩倍不止。

夏曉木木地看著姜嬷嬷老臉上一臉的褶子，默默抽了抽嘴角。

這態度還能有什麼？這老太太定是發現她腰好腿好腎更好了。

緩了緩，確定腿腳不軟了，夏曉趕緊洗漱去用早膳。

丫鬟們手腳快，很快就擺好了半桌子的吃食，她這邊才洗漱好，那邊已經備好了等著她。夏曉懶得多想，天大地大，吃飯最大。

她這邊正用著膳，舞了一個時辰劍的周斯年濕著頭髮踏了進來，頎長的身子秀雅如青竹，一舉一動都清貴出塵。

夏曉端著碗沒敢看他，雖說昨夜兩人都零距離交流過了，總的來說，這位爺於她還是個陌生人，大白天看到這人，心裡有著說不出的驚扭。

扒了個蝦餃塞嘴裡，她決定吃完了飯再考慮這個問題。

周斯年不喜歡下人跟前跟後，他一個人進了屋子，直奔窗榻邊的軟榻。

夏曉默默吃飯的時候，他就一聲不出地執了本書看。

窗外的陽光照進來，灑了高大的青年半個身子。

周斯年端坐在書案後，背脊挺得筆直，清雋禁慾的面孔半隱在陰影中，光亮下，原就白皙細緻的皮膚此時白到透明，這個男人就像最上等的羊脂白玉雕塑，看得一直偷瞄的夏曉飯都嚥不下去了。

周斯年此時正在讀新得的孤本，他讀書少有靜不下心的時候，只是今日有些不同，他翻了幾頁，總覺得背後灼灼的要將他燒著了的視線，實在很難忽視。

他皺著眉又翻了幾頁書，實在被擾得心煩，便扭頭看向身後。

夏曉一驚，唰地低頭扒粥。

她避開的及時，周斯年只看到一個黑乎乎的頭頂，而姜嬾嬾在一旁指使下人擺弄東西，綠蕊正在伺候夏曉用膳。

他抵了抵嘴，斂下眉眼繼續看書，然而剛一轉過去，背後那灼灼的視線又來了。

一轉頭，又是一個頭頂。

周斯年盯著那臉都要埋到碗裡的人，眼微微眯了起來。

一旁伺候的姜嬾嬾用眼角餘光一直關注著兩人，此時心喜得不行。

Crescent